

没有血缘的外婆宠着我长大

倾诉人、执笔人:路子 女
30岁 策划总监 建邺区

母亲和她称为母亲的那个人没有血缘关系,自然,我和那个人也没有血缘关系,但那个人赋予我的爱超越了一切!从我出生那一刻开始,我的血脉便与她紧紧相连,她是我的外婆。

外公出身书香门第,性情儒雅温和,而外婆的脾气却非常暴躁。母亲工作结婚后,还经常被她斥责,因此,母亲曾担心她不会善待我。不曾想到,她对我竟宠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外婆把我喂成了小胖墩

在那个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长辈对晚辈的疼爱常常最直接反映在“吃”这件事上。刚长乳牙时,我发现“大白兔”是个好东西,于是每晚刷牙,居然要含一颗才肯入睡,做医生的母亲怎会同意。可最后,我总是眼角闪着抗争的泪花,嘴角挂着胜利的微笑,一粒甜蜜的奶糖在我睡梦中融化掉,这是外婆干涉的结果。更严重的结果是,我的乳牙全蛀光了,直到那些可怕的镊子、钳子一次次伸进我张大的嘴巴里,我才改掉这个坏习惯。

除了“大白兔”,记忆中那最甜蜜的零食就是酒酿。那时候可没有超市,也没有“真空包装”,都是小贩骑着自行车,后座上装个木桶,里面是自制的酒酿。一听到院子外面有叫卖声,我就坐不住了,外婆必



定把那小贩叫住,从抽屉里拿出粮票(现在的孩子肯定没见过粮票,更不知道那个年代粮票可以买好多东西呢)这时我已经抱着家里最大的海碗乐颠颠地跑了过去。盛上松软甜糯的酒酿,再舀上几大勺清香四溢的米酒……夏天的傍晚,我坐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外婆拿着扇子帮我驱赶蚊虫,我吃酒酿吃到微醺。

过完醉夏到中秋,亲戚送来螃蟹,家里每人吃一只,剩下的,外婆养好了,每天煮一只给我。在外婆的特殊优待政策下,我的童年总是被“喂得很饱”。于是,“喂得很饱”的我矮墩墩胖乎乎的。

外婆为我拎来一块砖头

幼儿园毕业那天,我一边唱着“时间时间像飞鸟,滴答滴答向前跑;今天我们毕业了,明天就要上学校”,一边兴高采烈地跑到操场拍集体照。男生坐在第一排,女生站在第二排,我又矮又胖,自然不会站在中间位置,摄影师把我安排在犄角旮旯。就当他刚对好

焦距:“1—2—3”,“3”字还没说出口,就听见有人大喊“等一下!”

接着,所有的小朋友都看见,我的外婆拎着一块红砖匆匆地赶了过来。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反应了,总之,有照为证,我呆若木鸡般站在了第二排最中间的位置,可前排的那个小男生没掩护好,让我脚下的那块红砖暴露无遗。直到现在,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忍不住会笑,可是,笑完早已泪流满面。

外婆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方式疼爱我。从小,家里的长辈就对我寄予厚望,外公指导我学书法,父亲培养我学小提琴、母亲锻炼我阅读和朗诵。只有外婆,对我没有任何要求,在她心中,从来没有设计过我的人生,简单到只希望我平安、快乐地长大。她不是慈祥的老太太,没有给我讲过童话故事寓言、唐诗宋词;没有教育过我人生准则、处世之道。她的方式在现在的育儿专家看来,肯定是完全不可取的,但这就是我的外婆,她对我的爱

那么简单,却又是那么深沉。

一直记得外婆那句话

从高中开始,我离开了外婆,繁重的学业成了我没空回家的借口。外公去世后,外婆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而我,到了外地求学,大学里的新鲜让我应接不暇,也让我忘记了远在故乡的外婆。是的,我被外婆宠坏了,当羽翼丰满能自在飞翔时,当不再需要她保护时,自私到头也不回地离开,一头冲进自己的未来里。

2004年的冬天,我在外地工作,母亲打来电话,说外婆病重,当我赶到病榻前,外婆已经昏迷了,我抱着外婆,失声痛哭,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平安夜,我的外婆再也没能睁开眼睛看着她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孙女。悔恨和自责像利刃般将我的心刺得生疼。如果我早一天回来,如果我多回家看看,如果……可是,没有“如果”。

这么多年过去了,时间丝毫没有冲淡我对外婆的思念,那些深切的悲伤常常在午夜梦回时汹涌而来,外婆的音容便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我在黑暗里默默流泪,仿佛又看到了永远回不去的童年——放学的队伍里,有路人拉住我,哟!这是谁家的娃娃呀,长得这么讨喜!外婆站在院子里探出身高声说:是我家的哦——

结婚那天,我又想起了外婆,若能看到最心疼的孙女出嫁,她一定最欣慰又最不舍。我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外婆,您一定坐在月亮上看着我吧,您高兴吗?外婆呵,祈愿来生,我还是您最宠爱的亲外孙女。

不能高声诵读的青春童话

倾诉人、执笔人:Vanessa
女 42岁 高校教师

备课,上课,查资料,带学生……回想大学毕业以来的十八个春秋,竟如同一个漫长的日子,生活辛劳,却也恬淡。忽一日,正红头涨脸在厨房中忙得不可开交时,手机中传来了一个久违的声音:“我是你同学。我姓……”于是,煎炒烹炸的噼啪声顿时安静了下来,斑斓多彩的大学生活像灶台上的阵阵白雾在我眼前袅袅地升腾了起来。

我是受宠的外语系女生

他是我同级不同系的校友,因大四实习时碰巧分在同一所中学的同一个班级实习而认识,一同实习的还有物理系和历史系的两位同学。

两男两女四位实习老师同在一个班级,但我明显感觉到他喜欢有事无事找我搭话。最后一周轮到我实习班主任,我得早读、早操、眼保健操、课间及大扫除“五到”教室,那周又恰逢年底,元旦晚会、黑板报特刊等操心的事特别多,他时不时地来班级转上一转。我还记得他陪着我领着学生出黑板报直到天黑才离开校园。

那次的元旦晚会他和我还合作朗诵了当时风靡电台的配乐散文《四月的纪念》,惹得那帮高一学生屏气凝神听后鼓掌阵阵,那可是我们好几次学生放学后在即将昏暗的校园法国梧桐树下一遍遍辛勤练习的成果啊:“二十岁,我爬出青春的沼泽,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六弦琴啜哑在流浪的主题……”

许是外语系女生习惯了外系男生的呵护和宠爱,我受之泰然。虽觉得与他比别的实习搭档要亲密些,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他不说,我便装聋作哑。实习后回到学校,两个系的生活又如同两个世界,加之我不常住校,除了在校园偶遇过两次便没了联系,只依稀记得好像他后来终于来了我家,好像还不咸不淡地通过一次信。

18年后,他还记得《四月的纪念》

两个月后的一个傍晚,他来短信,说是开会路过想见我一面。急速推开茶座包

间的门——眼前这个白白胖胖、腹部微微隆起的中年男人就是那个曾与我在校法国梧桐树下反复吟诵《四月的纪念》的青涩男生吗?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他也半张着嘴僵坐着。

于是,最初的十来分钟里,我们如同陌生人一般礼貌地寒暄着,交流着彼此的近况,同时又急切地用目光在对方身上搜寻着当年的影子。终于,他忍不住手抚前额,不无伤感地幽幽说道:“真像是在做梦!见到你我忽然想不起你当年的样子——我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有!只记得你的名字,是外语系女生,爱笑,很单纯,很可爱,很——”

心弦又一次被拨动。我垂着头,闭着眼,静静地听着,当年那短暂实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又一次被他勾起,我愿意听,我很愿意听,特别是带着梦,静静地听。“我知道我并不是岩石,也不是堤坝,也不是坚实的大树,”他还记得《四月的纪念》!他竟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眼睛开始慢慢发热,恍惚中觉得手被握住。“但是如果你愿意,我会勇敢地以我并不宽阔的肩膀和一颗高原培植出的忠实的心为你支撑起一片永远没有委屈的天空。”

“不,我不愿意!”我的回答与原文大相径庭,我本能地抽回手,他却紧握不放:“实习时我已有了女友,就是现在的妻子,但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他来了短信,我选择沉默

“不,不!”眼睛终于潮湿,难道我和他的故事真的要落入一个陈旧的俗套吗?

他的这番表白,十八年前或许我会接受,但细细想来,接受了,又会怎样?恋爱时谁不是心旌摇曳?但短暂的激情又怎敌十几年如一日的婚姻?

他惆怅而归,我也郁郁了好几天。青春的童话只适合无人时在心底独自翻阅,若非要高声诵读就会破坏它的意蕴。元宵节时他发来短信说“赏月观灯我等你,花灯月下我想你”,我选择了沉默,依旧是每天备课,上课,查资料,带学生,只是在某个阳光灿烂的闲午后啜饮咖啡时我会偶尔想起那个在校园法国梧桐树下曾与我声声应和《四月的纪念》的那个青涩的中文系男生。

但是,我不会告诉他。

车祸后卧床7年,幸福越来越远

倾诉人:张新梅 43岁
下关区

18岁那年,我从农村到城里打拼,正在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遭遇了一场车祸。我凭着顽强的生命力活了下来,到现在,我已经在床上苟延残喘地活了整整7年。老公嫌弃我、离我而去,而那20岁的儿子终有一天也会为打拼自己的事业而离开我,每每想到这些,我的眼泪都会止不住地往下流。人们常说,新年许个愿会很灵,我只愿在养老院里,在人情的关爱里终了此生。

事业刚起步,一场车祸让我差点活不成

我生在沭阳农村,在老家念到了高中毕业,那年,我才18岁,在家人眼里,已经算是有着不错的文化程度了。在同龄人开心地走进大学校门尽情享受青春的时候,我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迈入社会,做了一名图书销售员。不久之后,我的两个妹妹也离开了农村老家,跟我一起打拼生活。

2001年7月18日,这一天带给我的痛我一辈子都没法儿忘记。那天,我和两个妹

妹出差去了甘肃,和当地的两名司机一起,一行五人乘坐一辆小轿车从阿拉善右旗去金昌市,不知何故,只听一声急促的刹车声,我们乘坐的小轿车竟然钻进了一辆拖煤的大卡车的车肚,随后我便失去了知觉。

醒来已是整整40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在我不断地追问下,身边的护士才把事实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原来,车祸发生后,我的大妹妹和两名驾驶员中的一个当场死亡,我和我的小妹妹以及幸存的那个司机被送到了医院急救。我的小妹大腿盆骨骨折已是三人中伤势最轻的一个,很快便愈合了。而我除了额头有个10厘米的伤口外,不仅断了8根肋骨,就连后脊柱的3、4椎也断裂了,另外还伴有肺出血。如此重的伤势让我在抢救室的40天一直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

那40天我粒米未进,只有在身体状况偶尔转好时才能喝些流质。因为肇事的司机已经死亡,没人给我支付医疗费,就连维持生命的药物都买不起,因此,入院40天后,我不得不选择出院,回家等死。出院前,我被法医鉴定为“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属高位截瘫”,从那时起,我成了一个二级伤残的残疾人。

“说不准路上都挺不过去。”“是啊,就是到了家也过不了几个月。”即便是出院临行前,我还是不幸地听见了医生之间的窃窃私语。

我奇迹般地康复,老公却离我而去

或许是因为年轻,在回家后既无钱医治又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我的身体反而

一天天地好转起来,慢慢的,竟然又可以吃些食物,就连说话也渐渐有了底气。

一年后,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我身体的知觉在恢复。欣喜之余,经济上的困难却把我一步步逼入艰难的境地。因为肇事司机已经死亡,多亏当地法官的帮忙,我才拿到了5万元现金赔偿款和低价处理给我的450床驼绒被胎。

老公是个普通的下岗工人,就连平常的家庭生活费用他也不能承担,更不要说想办法给我手术治疗了。

不到两年,他就开始厌烦起来,很快,我凭着女人的直觉,从他的言谈举止中,读出了一个几乎令我绝望的词:“第三者”。

从那以后,他几乎很少有时间呆在家里。一次,我不小心把放在床头的玻璃杯打碎了,因为瘫痪在床,只能等到他半夜回家时再让他帮我收拾干净。没想到,他一边收拾,嘴里竟不停地骂骂咧咧:“死东西,怎么还不死,我哪有工夫天天这样伺候你!”听了这话,我好像掉进冰窖一样地寒冷。

随后,他表现得越来越没男人的样子。“每月必须缴纳200元伙食费”成了我不得不接受的“不平等条约”,因为不遵守“条约”的后果就是我得饿肚子。因为常年瘫痪在床,用电脑上网是我唯一的打发时间的渠道,于是,家里的电费 and 电话费都由我这个毫无劳动能力的人全部承担。

新年的心愿:能在养老院里终了此生

到现在为止,我能触及的范围也仅限于床头床边,面对无情的老公,我是能忍则忍,否则,遭罪的还是自己。好在,

由于政府对于我这样的残疾人有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补助,平时,我一切的生活开支和医药费都由我自己承担,经济上的独立让我不至于靠着他的脸色过活。

需要别人为我端杯茶递碗水的时候,我宁愿打电话喊来热心的朋友和邻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求”他!好在,20岁的儿子在课余还能打点打点我的生活,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我更加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我要看着他长大成人,看着他结婚、生子……

就这样,几乎在无人照顾的环境中,我在床上躺了七年。因为长期没人帮助我活动,我的双膝关节已经僵硬得不能伸直了,一只脚也扭曲变形了,还形成了很大的褥疮,身体上还有几处褥疮也因为一直得不到药物治疗多年来就没好过,却从来因此得上任何的并发症。

面对目前的家庭以及自己的身体状况,我真不知还要躺多久才是个头,也曾想过把自己的身体捐给医疗机构作为攻克脊柱神经治疗的试验标本,可又无从得知哪个医院可以免费收治我。

事到如今,我想解决自己那个早已死亡的婚姻,那个小心眼的男人坚持让我提出离婚,可我却连房门都迈不出,律师说必须要有人先帮我去立案,只有这样才能办理离婚手续,数尽身边人,却始终没有一个能帮我完成这桩心事。

人说新年许愿很灵,我也许下了个简单的愿望:不愿婚姻美满,不愿家庭幸福,只愿能在养老院里,在人情的关爱里终了此生。

通讯员 周桂华 实习生 吕为 快报记者 钟晓敏 整理

征集“南京人的情感故事”

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热线:025-84783552(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信箱:kbminsheng@126.com;论坛:www.js.cn·论坛·都市杂谈·都市情感

